

唐 弢 雜 文 選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唐弢雜文選

出版者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人民文學出版社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329) 字數194000 印刷0001—22000

33.5''×45.5''1/32 印張9³/₈ 定價9,900元

序言

就文字生涯來說，我的大部分時間是消磨在雜文的寫作上。大約在二十二年以前，爲了調劑體力上的疲勞，同時也想求得一點新知識，工作之餘，總要翻翻書報，接觸一下五光十色的世界。自然，一個人如果沒有一點政治熱情，則對一切社會現象，無論是非曲直，都不妨閉目合十，置之不理。但我還不能安於緘默，真所謂『觸景生情』，有時候有感想，有時候有意見，對不合理的現象要抗爭，要抨擊，並且想立刻給以反應，這就使我愛上了雜文這形式。

雜文，在當時是頗受非難的，從反動的檢查官一直到正統的文學家，都在迫害它，排擠它，有暗室的禁止，也有紙面上公開的討伐，說得最爲堂皇的是：它不入於『文藝之林』。——這一手，目的在使有志於文藝的青年裹足不前，讓雜文從此絕種，名目叫做『連根拔』。但也終於『拔』不盡。出於他們意料的是：雜文還是多了起來，並且更其勇猛地發揮着自己的作用。這是人間的鬥爭的武器，爲客觀現實所需要，決不是天上仙笛，因而不入於繆斯小姐的芳耳，無須被延進藝術之宮或者『文藝之林』去。

雜文是在尖銳的鬥爭中發展起來的。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戰鬥的文字可以不講究藝術的加工，恰恰相反，和明確的政治立場相結

合，爲了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及其教育作用，雜文是需要有高度的藝術技巧的。正因為它短小、直接、集中，就愈是要求我們的作者能够寫得深刻、生動、有味，一下子吸引住讀者，愈是要求這種藝術的表現形式能够適應它的思想內容，通過廣泛的社會、歷史知識以完成其靈活和多采。因此，任何片面的公式或者固定的所謂筆法，是都不足以用來說明戰鬥的雜文的。即使是個別的作家，我以爲也一樣。作者應該有他自己的風格，但風格並不等於某種公式、某種筆法；一個作者的最大的敵人，正是他自己鑄定的模型，他必須時時努力，從已定的模型裏跳出來，去追上時代，在時代的精神裏完成他自己。作爲心儀的目標，雖然力有未逮，但我至今還在努力着。

這本小書，是從一九三三年到一九四七年——也即新民主主義革命後期的我的雜文的選集，佔所寫總數大約五分之一。從內容說，大部分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篇什，偶爾也鼓舞鬥志，揭發時弊，鈎勒了某些所謂文人也者的嘴臉。但我的雜文，涉及的社會面本來是並不很廣的，經過這一選，自然就顯得更爲狹隘了，它在昭告着我的生命的貧乏。

中國有句老話，叫做：「駛不及舌」。因爲話一離開舌尖，這就鑽入別人的耳朵，即使放出快馬去追，也很難把它收回了。對我來說，這些文字，曾在報刊雜誌上發表，都是離了舌尖的話，是非黑白，早已在人耳目。所以這回收集，除了文字上略有整理外，內容就不加改動，我希望它不僅能够留下一點時代的眉目，也同時將成爲我自己的鏡子，促我內省，鞭策我向前，使我不自量力地企圖走向我所蘄求的深邃和博大。

目次

序言.....一

一九三三年

『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二

新臉譜.....四

從江湖到洋場.....六

一九三四年

宮刑及其他.....一〇

拍賣文明.....一二

談禮教.....一四

賭.....一六

關於遊覽區.....一八

出路.....二〇

一九三五年

「嚴重的錯誤」

「天討」

前後三十年

名教遺緒

看到想到

一九三六年

爭取言論和出版的自由

悼念馬克辛・高爾基

兩夜雜寫

釋放四題

諸言種種

一九三七年

文苑閒話（一—四）

憤撒和羣衆·····	九〇
『提起時代』·····	九三
文苑閒話（五）·····	九六
隨想·····	一〇二
從『都會的一角』到『新地』·····	一〇四
文苑閒話（六）·····	一〇六
天靈蓋以外·····	一一一
『樂園』勝景圖·····	一二三
粉碎敵人的計劃·····	一二五
我也爲傷兵請命·····	一二七
『紅的黎明』·····	一二九

一九三八年

吉訶德頌·····	一二三
恐怖·····	一二四
幻想·····	一二六
奴才的唾沫·····	一二八

民歌.....一三〇

『純文藝』.....一三一

羣衆的要求.....一三四

明槍和暗箭.....一三六

姐妹集批註.....一三八

從擂臺到戲臺.....一四〇

還是前綫.....一四二

『誇張性』.....一四七

書憤.....一四九

爭取自由.....一五一

感舊.....一五三

從雜文得到遺教.....一五五

夜讀一章.....一五八

急就艸.....一六〇

從『抓周』說起.....一六二

不通和不懂.....一六四

『乏』的戰術.....一六六

幫手和幫口

.....一六八

賤

.....一七〇

電影圈

.....一七二

大掃除

.....一七四

倫常閒話

.....一七六

一九三九年

窮

.....一八〇

從歐化到中國風格

.....一八二

一九四〇年

兩種臉譜

.....一八六

從「苦住」到「喝道」

.....一八八

「混」

.....一九〇

「雀吃餅」

.....一九二

東南瑣談

.....一九四

馬士英與阮大鍼

.....一九五

各盡所能……………二四

笑……………二六

『救火者的工作』……………二八

度支新法……………三〇

略論自大之類……………三三

從羅亭說起……………三四

柏達列夫斯基……………三六

丑……………三八

市僧主義……………三九

一九四一年

『但書』二例……………三四

頭銜一解……………三七

處世小言……………三九

略論吃飯與打屁股……………四一

讓我們笑吧……………四三

『排斥異端』……………四五

關於人權……………

二四七

一九四三年

『名士才情』與『商業競賣』……………

二五〇

一九四四年

『破門』解……………

二五四

謎……………

二五六

逃和趨……………

二五八

一九四五年

戲……………

二六二

賊與捉賊者……………

二六四

從奴隸到奴隸……………

二六六

一九四六年

尾巴及其他……………

二七〇

讀畫有感

.....二七三

『周報』休刊詞

.....二七四

變

.....二七八

一九四七年

小卒過河

.....二八三

談批評

.....二八四

『知識過剩』

.....二八六

一九三三年

『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據說『英雄好漢』之流，當犯了法被綁赴刑場，實行頭顱搬家的時候，爲表示其身分起見，總得意氣揚揚地說一句：『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從前聽說有人能記前世的事，近來可不大聽見，該是古法已經失傳了吧！但死後還得投胎，一個中國的靈魂，終得做上幾世人，却是連我們的『英雄好漢』也相信的，似乎無可置疑了。所以快刀雖然已經從頭顱飛過，生命雖然已經了結，但還不失是一個人。依舊得投生，依舊得一年年長成，二十年後，依舊是銅筋鐵骨，依舊是一條『好漢』！

這方法近來流傳頗廣，而且越來越高明，軍政商學，莫不奉爲家傳的處世祕訣。凡事一經發展，終是越來越『進步』，也越來越簡便，於是就覺得二十年工夫太長，趕緊招生，趕緊辦速成科，趕緊做『好漢』。

在速成科裏，兜了一轉的軍政商學的要人們，也便頭頭是道，盡得其中奧妙。萬一在國內碰了釘子，受了打擊，嗚呼，吾道不行，三十六計，走爲上着，腳底皮擦油，一溜溜到外國去。正像快刀從頭顱飛過，第一個生命是宣告結束了。

他們出洋的名義是考察，是遊歷，是訪問名人。參觀過××飛機場，赴過××總統或首相的宴

會，和××大王同吃大菜，到××大學演講，和××學者爲莫逆交。就這麼住上五年三年，甚至於幾個月，帶了些外國『聖人』的皮毛，回到中國來，再加些他們自以爲是孔子、老子、孫子以及其他一切甚麼『子』的油鹽醬醋，一變而爲院長、部長、委員、經理、董事、教授……高視闊步，前擁後推，誰說不又是一條『好漢』！

民國以來，這種『好漢』層出不窮，而技術也一年年的更精通。再過些時，對於五年三年甚至於幾個月，也許仍要厭其爲時過長，於是再加研究，因而發展到孫悟空『搖身一變』的程度，得意時候變要人、名人，不得意和受打擊的時候呢，就不妨變狗，變豬，變蟲豸。

這在眼前，是有着現實的例子。

十月十二日。

新臉譜

說是受着潮流的影響，文舞臺的戲兒一齣齣換了。脚色雖然依舊，而臉譜却是簇新的。

從前飾員外飾紳士的，如今是要畫上愁苦的臉譜，扭着鼻子叫窮了；從前做潑旦，做三角戲裏淫婦的，如今也就戴上正經的面具，反串起正旦來了；白臉的回到後臺去塗上更白的粉，不久重又上場，青面獠牙的裝出不自然的笑容，向着看客們做媚眼。這些這些，全是新的，簇新的。

舊戲雖也還有，然而新編了。薛平貴西涼招親，駱宏勳揚州打擂臺，從前是武生戲，如今却由半陰性的小生來串演。但也還會使刀，使槍，放暗箭，怪聲怪氣地吆喝，扭扭妮妮地挑戰。

於是看客們就喝采。

臉譜是愈出愈奇了。藍的、白的、黑的、塗金的，互相競賽，拉拉扯扯地鏖戰，敗了，去重畫一個再來。最後的是洋臉譜，高鼻子，碧眼兒，走起路來直着腿，嘴裏哼着洋四書，洋禮記，杜威，白璧德，哈佛，哥倫比亞。不信，請吃外國火腿；再不信，飛機，坦克，來福槍。

於是，看客們又喝采。

但臉譜是還有其他妙用的。前回蕭伯納到上海來，上海的文人們就送他一套『新發明』的臉譜小模型，而且還收在盒子裏。蕭伯納就很高興地帶着走了。可見臉譜還可以饋贈名人，請名人帶到

外國去播種，以垂永久的。

這自然只限於國貨，而且要「新發明」。

十一月十九日。